

【味道泉城】

老济南的炒里脊丝

□孙一慰

炒里脊丝一菜所用的主料是里脊。里脊是猪身上最嫩的一块肉,它位于猪肋条的后上部,呈长条状,一般长约十几至二十厘米左右,一头猪身上只有两条,每条重约200克左右。因为数量少,所以一般饭店里,往往用猪外脊(也称通脊肉,担杖肉、扁担肉等)或猪身上较嫩的肉如后臀尖等代替。

济南传统菜肴炒里脊丝是将里脊丝上蛋清淀粉浆、滑油、控净油,原勺内下葱姜末稍煸、下配料、清汤、精盐、味精烧沸撇沫,盛入汤盘。它最大的特点是半汤半菜;其次里脊丝和汤的色泽洁白,肉丝滑嫩柔软,口味鲜醇,汤中几乎没有油,清爽不腻。此菜的制作里脊丝要滑得很嫩,正如香港著名文史作家周简段先生在其《神州轶闻录》中说的:“滑溜里脊,白嫩淳香,用嘴一抿就烂”。炒里脊丝也要嫩到“用嘴一抿就烂”的程度才对,另外要特别注意里脊丝滑好后一定要控净油,旧时制作此菜用白油,就是猪油,如果不控净油,做出菜来,上面漂着白油,吃起来油腻腻的;就是用花生油也还是要控净油,才清爽。济南炒里脊丝的配料季节性很强,秋末、冬季、春初用青翠芳香的青蒜;盛夏用清香的黄瓜;仲秋用洁白的茭白丝、冬春用鲜笋丝和青蒜那是最好不过的;用土豆丝那是最便宜的;不过用茭白丝和笋丝要先焯水,是因为这两种蔬菜含草酸较多。

炒里脊丝是济南菜品中肉类菜肴的佼佼者,深受广大顾客和各方人士的欢迎。1962年秋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来济时,曾光顾聚丰德饭店,当时山东省文化厅的一位先生也在聚丰德单独宴请上影演员剧团的著名演员康泰,在这些宴请的菜品中都有炒里脊丝;1962年初冬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先生来济南时曾两次光顾聚丰德,菜品中均有此菜;1965年初夏著名演员王玉梅光顾燕喜堂饭店,记得当时菜品中就有炒里脊丝一菜;1966年济南市京剧团演孙悟空的著名演员李幼麟先生几乎每次到北洋大戏院(当时叫人民剧场)演出前,就到对面的翠华楼饭店,记得下午四五点钟左右他就到饭店,每次都点炒里脊丝、米饭。我曾问过他是否换一下?他说:“不用,这个菜很好吃。”李先生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从上海来济南的,当时,他用来搓脚的酒都是茅台。李幼麟属于特邀的外来人才,每月领着600元的高薪。一个南方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吃济南的炒里脊丝?可见此菜的魅力。

“文革”后传统的炒里脊丝不知何故逐渐被滑炒里脊丝所替代,是否只认为炒的菜是不应该有汤的缘故?总之现在济南绝大部分年轻厨师已经不会制作传统的炒里脊丝了,很多饭店菜谱上虽然写着炒里脊丝,但实际制作已经成了滑炒里脊丝,长此以往就形成厨师不会做,顾客不会吃的情况。

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事,那是1986年夏天,应共青团路一家著名饭店的经理之约,我到该店帮助工作,一天餐厅服务员要了一个炒里脊丝,我就按照传统的做法制作了,一会儿两个年轻顾客端着这个菜找我了。我心里还有点纳闷呢!因为我刚到饭店帮助工作,如果真出了事先是对饭店的影响不好;其次是饭店规定谁要做坏了菜,要以原价从其工资里扣出的。但他一说:“我要的是炒里脊丝,怎么是汤呢?”一听原来是这个事啊!我就踏实了,我笑着说:“这就是炒里脊丝。”他带着气说:“我上一次来吃饭,怎么不是汤而是菜呢?”我说:“正因为上一次那个厨师不会做,老板才辞了他,聘的我,他做的那菜叫滑炒里脊丝,我做的是济南正宗的传统炒里脊丝。向东是汇泉饭店和燕喜堂向西是聚丰德,你去吃一次就知道了,如果我做错了,你去找我,我赔你10个菜的钱。小伙子!你很有钱,但你不爱吃,不会吃,旧时有句话‘三辈子做官,才能学会吃和穿’,吃得学啊!”他看我非常认真又真诚,点着头自言自语地说:“学了点东西,学了点东西。”

这也说明,餐饮业的发展只靠自身一个方面不行,也离不开那些懂吃、会吃、挑剔的老饕,就好像京剧的发展离不开票友一样。



明府城史话

解放阁：铭刻初心的历史丰碑

□杨曙明

停建,而且一停就是20年。

解放阁坐东面西,石砌的台基高10米,面阔2150平方米。正面和南壁有耀眼夺目的“解放阁”三个大字,此为济南战役期间,时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的陈毅亲笔题写。在正面阁标下方,开有左右两道台阶,由此可拾阶而上。台基东壁,镌刻着在济南战役中壮烈牺牲的3764位烈士的英名,台基西壁,则有书法家武中奇书写的《解放阁修建碑记》。这两面石刻均为后来续建阁楼时所镌。

改革开放之后的1985年,济南市人民政府组织力量开始在阁基上续建阁楼,并很快于1986年9月24日竣工,当时距济南解放已有38年。

解放阁的阁楼主体,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金黄琉璃,红瓦覆顶,攒尖宝顶,翘角重檐,斗拱承托,花岗石贴面,上下两层,通高24米。可是,这24米的通高是建立在10米高的台基

之上,所以,解放阁的整体高度应为34米。庄重的阁楼与宽阔的台基好似浑然天成,让整个建筑显得既庄重又壮观。

沿着正面的台阶拾级而上,不消吁吁就到了阁楼下层的“济南战役纪念馆”。悬挂在阁楼下层正面的这方匾额,是原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将军所题写。迟浩田参加过济南战役,担任过济南军区政委。阁楼下层外有环廊,廊与阁由抱厦连接。环廊内侧的阁楼墙壁上,镶有八组反映济南战役场景的汉白玉浮雕,画面生动逼真,内容丰富深刻。环廊外为平台,周遭置有石栏。纪念馆内以红色为基调,四周展示的是济南战役的相关资料。或枪炮、旗帜,或图片、报纸,立体般地给人们呈现出济南战役的惨烈场景。大厅正中有座3米高解放军攻城勇士们的群雕塑像,让人看后不由得心生肃穆。站在大厅中央,面对着“攻城突破口”几个大字,我不免浮想联翩,耳边似乎传来了不绝于耳的枪炮声,眼前仿佛闪现出战士们浴血奋战的场景。“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继承遗志就是不忘初心,如此才能让先烈们死得其所。

阁楼上层是观景平台。在平台上环绕四周,眺望八方,远近高低皆是美不胜收的宜人景色。护城河畔群泉簇拥,河上小桥别致典雅,河中画舫穿梭游弋,亭台楼阁错落两岸;还有那车水马龙的黑西路,游人如织的黑虎泉,远山如黛的千佛山,古色古香的宽厚里……但是,站在解放阁上,面对眼前的胜景,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先烈们不忘初心的豪情壮志。

半个世纪的自行车情缘

劲蹬了几步,车把一扭,前轮朝了后,一下子把我摔在地上。这是辆大金鹿,车架很壮,车把弯曲,牛皮车座的硬壳硌得屁股生疼。我拍拍土再上,刚蹬几下,脚底下一踩,大飞轮咋叭就止住了,又把我闪下来。摔打了几回,就能掌住车把了。拐到北园路上,我贴着马路边小心赶路,终于骑到济泺路上的设计院报到。

那年我已经19岁,回家一说,父母为这笨儿子捏了一把汗。

十年后,我成了家,和妻子每月往厂里储金会存6元钱。等攒够了钱,又淘换了几十张工业券,听说纬四路百货公司自行车到货了,正是我心仪的凤凰牌。那个年代,自行车三大名牌是凤凰、永久、飞鸽。凤凰车俊俏,是年轻人的首选,那电镀把手光可照人,车身的拼音字母镶着金边,铭牌上的凤凰翩翩欲飞。

新车上路,我总爱掰掰车铃,让清脆的铃声撒它一路,骑不多远就喜欢倒倒链子,链轮哗哗的响声真好听。别看三口之家住着十几平米的一间屋子,睡觉时也要把新车搬到屋里,守着它才睡得踏实。我特别愿意让妻子抱着儿子坐到后座,三口之家,骑着新凤凰进城,北园路和历山路上都留下我欢快的歌。

有个星期六的傍晚,天下起大雨,我披着雨衣,骑着新凤凰到人民公园(现在叫中山公园)公交站去接妻子。想不到她那天下车早,找了个门洞避雨,待雨小一些就抱着孩子走回父母家了,我却在雨中苦等到最后一班车。想一想,在没有手机的岁月里,人们不知留下多少这样的遗憾。我把自行车推到屋里,借着灯光擦拭

车身的泥水,发现车梁的油漆凸起一个又一个水泡,可把我疼坏了。

一晃又是十几年,儿女上了中小学,我们家的自行车一人一辆,两辆骑着上班,两辆骑着上学,晚上,“鸟儿”归巢,门口锃光瓦亮四辆车,好知足啊。

好像一眨眼功夫,我和老伴的鬓发就染上秋霜。儿女都来我住的小区买房成家,四辆崭新的小轿车,停在我窗外的车位上。每天早上,我和老伴目送儿、女、媳、婿按时上班,傍晚又挂着谁还没有回来。蓦然间,想起当年那四辆自行车,它们啥时候被汽车排挤走了?

本以为和自行车就此拜拜了,不料,从今年春天起,各种红红绿绿的自行车,蝴蝶一样飞到我们身边。那天,看到女儿在微信里发布什么“免费骑行快来抢”的消息,我问这是要抢什么?她说,这是共享单车的推广手段,只要抢着注册就能免费骑5天,上班不用开汽车了。这么漂亮的自行车就停在小区门口,它崭新轻便,骑到哪里就停到哪里,什么时候想骑,用手机一扫,蹬上车子就走。既不怕丢,更不用操心保养,让我们这些白发苍苍之辈看不懂了。

从见到自行车至今,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和它同时受宠的缝纫机、收音机、留声机都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唯有自行车,尽管依然是两个轮子一架大梁,却一路不停地骑进了高科技时代。我的父亲没看到小轿车开进寻常百姓家,我的爷爷也没有看到自行车的普及。而我这代人,好像被农耕时代的小推车一下子送进了互联网时代,享受着消费购物、文化医疗、交通出行诸多方面的便利,真是好大福气啊!

1948年9月,古老的济南城经历了空前惨烈的战火洗礼。为了留住那段难以忘却的历史,便有了如今的解放阁。

济南地处战略要地,北上京津,南下沪杭,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城墙乃城防之墙。昔日济南的城墙,砖石砌垒,高10米,宽16.67米,周长6160米。其中,有城楼11座,垛口3350个,旗台55座。如此高大坚固的城墙,辅之以城墙外的护城河,济南城的易守难攻可想而知。明朝“靖难之役”期间,铁铉就是凭借着高大坚厚的城墙和忠贞意念,据城死守,朱棣的燕兵围城三个月,久攻而不能克,只好撤围而去。

“打开济南府,活捉王耀武”,这是济南战役的响亮口号。可是,说起王耀武,这位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国民政府军之高级将领,可不是酒囊饭袋的草包将军,而是位能打硬仗的抗日名将。他身经百战,抗战期间正面战场的大会战,譬如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长沙会战、常德会战等等,他都率部参加过,且屡屡重创日军,并因作战勇敢、指挥有方,战功卓著而不断升迁。济南战役期间,他率领10万精锐大军据城死守,给人民解放军的攻城部队造成的伤亡可想而知。

史载,济南战役之后,新华社播发的战报是:毙伤敌军22433人,俘虏61873人,其中中将官23人,缴获榴重弹药无数,另有2万余人战场起义。可是,任谁都不能忘记,胜利的喜报不是用掌声换来的,而是靠人民解放军的浴血奋战和将士们的血肉之躯取得的。据战后不完全统计,人民解放军在七天七夜的攻城作战中,伤亡26991人,其中阵亡了8000人左右。“成千成万的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默默诵读毛泽东这段名言,想想先烈们为之壮烈的初心,任谁都会感慨万千。

从黑北路由西往东看,解放阁“鹤立鸡群”,端庄、伟岸,就像历史的丰碑矗立在人们的眼前。

解放阁是由台基和阁楼两部分组成,说起它的兴建过程,我不免也为之心酸。1965年,为了纪念济南战役,告慰牺牲的先烈,济南市人民政府在当年攻城作战的突破口处,也就是原城墙东南角,动工兴建解放阁。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台基砌垒完成后,阁楼主体尚未动工,就因为十年动乱而被迫

【行走济南】

□韩庆祥

那是六十多年前的一天,不知道是谁骑着自行车进了我们村,被一群光屁股孩子围了过来。从小看惯了吱吱悠悠的独轮推车,这家伙却是一前一后两个轱辘,真稀奇。爷爷说这叫自行车。孩子们掰掰这里,拧拧那里,“当当当”,摆弄出一串铃声,倒吓了一跳;车把手的铁管子像老黄牛弯弯的角,有个孩子用嘴巴贴到管子口胡喊乱叫:“白胡子老头来了!”管子就传出来怪怪的声音。这辆自行车惹得孩子手舞足蹈,高兴得屁颠屁颠的。

爷爷年轻时,曾在县城经营老辈传给他的银号,见过大世面。他经常给我讲千里眼、顺风耳,最常说的顺口溜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但电灯电话什么样,我没有见过。爷爷指着自行车轮胎说这是橡胶做的,打上气,骑着轻快。

第一次见到自行车,第一次听说“橡胶”这个词,现代文明就这样走进山村少年的心里了。

七岁那年,父亲接我来济南,在南城墙根小学上学,每天几次穿过泉城路。那时汽车少,自行车也不多。可我偏喜欢自行车,看着自行车远去,心里纳闷,它前后两个轮子本来站不住,为什么骑起来就不倒呢?前几天看到一则消息,说国外科学家一直在研究自行车骑行原理,哇塞!我也不算瞎琢磨了。

参加工作第一天,厂长派我给省机械设计院帮忙。因为路太远,又没有公交,厂长批准我动用“公车”。受到领导重用,咱不好意思说“熊”话,就推着车子出了厂。

厂子在华山脚下,紧靠小清河,看看河坝上没有行人,我壮着胆子跨上去,使